

水乡风情

生活滋味



四时风物

春天里的人们,把春天搬到了桌上,把春天装进了碗里,吃的就是这份鲜嫩,吃的就是这份水灵,吃的就是涌动不止的春味。

芽嫩春味浓

□田秀明

春天的风吹着吹着,春天的雨淋着淋着,田野上、树枝头、临水边,一丛丛,一簇簇,嫩绿嫩绿的芽,在柔嫩若水的春色里,越发翠绿,越发水灵,越发让人喜欢。野菜是春天赋予的清欢之味,春天里如果没有尝上一口野菜的鲜美,仿佛就错过了春天的情趣、春天的意境,这个春天也就没有了灵魂。

一到春天,味蕾跳跃着的人们,早就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情,一下子就扑进了春天的怀抱。挎上篮子,相伴而行,举目四望,满眼都是鲜嫩的野菜,荠菜头、马兰头、枸杞头、香椿头……不及品尝,光是看上一眼,俏生生的,翠嫩嫩的,仿佛就有无限的春味在舌尖上游走。春天里采野菜,根本不需要工具,指尖一捏一掐,鲜嫩的芽头就落入了掌中,一采一大捧。

采摘回来的野菜,怎么做都是美味的——凉拌着吃,炒着吃,或者煲汤吃,总是能尝出春天的味道。

荠菜头、马兰头凉拌最佳,洗净后用开水氽透,捞出沥干水分,切成碎末,与香干丁同拌,撒细盐装盘,最后再淋上些许芝麻油,吃一口,清香盈齿,香甜满颊。

豌豆头、枸杞头、苜蓿头拿来清炒最好,大火热油,入锅三五铲即可,装入白瓷盘中,瓷盘的白衬托着翡翠一般的野菜,愈加翠绿,愈加鲜嫩。挑一筷入口,仿佛挑起了一整个春天,养眼的绿,娇嫩的滑,浓浓的春味在齿颊与舌尖盘旋,不敢下咽,也舍不得下咽,担心咽下去后,春天就会从眼皮底下悠悠而去。

菊花脑煲汤最是妙不可言,掐其嫩头,洗净后备用,锅中放水,滚沸后余入菊花脑,一汪白水瞬间成了一池碧波,如果再打入两个鸡蛋,眼见得锅中绿绿的菊花叶间,漂浮着金黄的鸡蛋花。一锅菊花脑鸡蛋汤,无异于一幅妙手偶得的菊花图,在眼前缥缈着。

春天的野菜,怎么吃也吃不够,怎么吃也吃不尽。春天里的人们,把春天搬到了桌上,把春天装进了碗里,吃的就是这份鲜嫩,吃的就是这份水灵,吃的就是涌动不止的春味。

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食故乡的食物,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。”春和景明,春光烂漫,在春天里坐上一会儿,一定也能像汪老先生一样,和嫩芽相约,与春色相拥,紫紫的终是浓得化也化不开的春味。

绿水青山在,春鸟啾鸣播窗棂。大哉居乎,鸟语花香。如此生态环境,美在其间,幸福相随每一天。

春鸟啾鸣播窗棂

□邹凤岭

春阳风暖,万物复苏,大地一派生机。黎明时分,鸟儿急不可待地说起了细语:“咕咕、咕咕”“唧啾、唧啾”。一鸟啼鸣,百鸟呼应,划破万籁俱寂的凌晨。鸟的鸣声,穿透晨曦,播入窗棂,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

我的家在水乡,这里四季分明,自古以来就是鸟的天堂。麻雀、斑鸠、喜鹊、灰喜鹊、白头翁等是常住客,画眉、苇莺、翠鸟、野鸡等觅食在茂密的芦苇荡滩与河岸旁。冬去春至,大雁、灰鹤等水鸟,成群结队地飞越纵湖上空,飞离湿地,去往北方。燕子归来,筑巢衔泥,忙碌不停。还有那布谷鸟,独来独往,春日啼鸣,不分昼夜。我是听着春的鸟语长大的。

古老的村庄,人与自然共生。老村老屋建在四周环水的高地上,高高的大树、密密的竹林,鸟儿是常客。从清晨到傍晚,鸟儿的啾鸣,回荡在耳边。绿树伴鸟语,相伴古村落。春日里,燕子绕梁,来回穿梭于田地之间。村前大树上,高高筑就喜鹊窝。清晨,喜鹊登枝,与那雄鸡比歌喉,迎来日出的东方。人欢,鸡叫,狗吠,鸟鸣,组成乡村的晨曲,开启了村庄新的一天。

听着鸟鸣,走出村庄,走进古老的都市。这儿寸土寸金,房屋连着老街,没有鸟儿生存的环境。偶有一两只麻雀,立于城头,碎语声鸣,有些单调,有些孤独。我家隔壁的老伯,晨起提着鸟笼,挂在了城河边的树枝上。听鸟儿的叫声,更多的是对田园生活的怀念。他说:“要是在这都市里,也能听到树鸟啾鸣,那该有多好啊!”

建设绿色家园,营造花园式居住环境,老伯的心愿居然成真。新城区崛起,老城变了样,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。老城改造,我与老伯的家,一同搬进了城西南新片区,就坐落在那小河边。这里保持着水乡原生态,绿树环绕楼宇,沿河建起了休闲健身公园。又见蓝天飘白云,水是那样的清澈,绿色的住地,自然也是鸟儿生存的场所。

搬进新居,给了我惊喜,还没有等到天放亮,春鸟啾鸣播窗棂,如是回到了久别的田园乡村。东方刚刚吐出鱼肚白,早起的鸟儿亮起嗓子迎晨曦。静静地躺在床上,细数鸟儿的叫声,倾听鸟的碎语和歌唱。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最先听得草莺的叫声,“落落落落嘘……”前面是快节奏,后面是长音,好像是吹起了唤醒群鸟的哨声,清脆而明亮,穿透力极强。草莺的语音未落,一只斑鸠开了口:“咕咕咕咕,咕咕咕咕”,音节分明,仿佛是与草莺对话:“你在哪里?我在这里。”紧接着,鸟鸣四起,城中的家居不再沉寂。在这叫声里,我听到“叽叽喳喳”麻雀的轻语,“啾啾啾啾”画眉如击鼓般的重音。不同的鸟,唱出了各自的音色,和美中有不同,那样的悦耳。

起了身,迎着春光去散步,走进水岸的公园,沿着曲径向前,满目春景,空气清新,令人心旷神怡。听鸟鸣,观鸟景,小河水岸边来了许多人。几位摄影爱好者,就在那竹林边,架起了摄影的支架……就在喜鹊亮嗓那一刻,一阵“咔嚓”声,他们按下了快门,留住这美好的瞬间。

河岸边,一对戴胜鸟落在了领地,用它那长长的嘴,翻弄土壤,寻找虫子,却又保持着高度警惕。一旦察觉环境有异样,就会展开它那头顶扇形的羽冠,张望四周,不惧外敌,高傲声起,展示它的雄姿。在那水边处,翠鸟挂在垂柳枝条上,洋洋自得般荡秋千。燕剪春风,来回飞行,见它一个俯冲,轻松地捉住一只粉蝶。展翅绕梁,忙碌着,哺育一窝的雏鸟。在这绿色的家园,有着吃不完的鸟食。香樟树上挂满圆圆的果子,果肉丰满,是鸟儿冬日的食物。春花开了,新鲜的花蕊、嫩叶,还有那地里的小虫,都是鸟儿们的美餐。爱鸟护鸟,大树边,老伯挂起了鸟笼,八哥声叫,引得树鸟同歌。路人将那自带的食物,撒在了空旷的地上,一群鸽子落在了脚下,“咕咕,咕咕”,似乎在说:“好香,好香!”“您好,您好!”

绿水青山在,春鸟啾鸣播窗棂。大哉居乎,鸟语花香。如此生态环境,美在其间,幸福相随每一天。

“万物复苏,生机盎然,都动起来,忙起来,有希望,才是一团春意思。”

一团春意思

□阳瑀

当城南乐春菜市场的大门口东侧,开始卖荠菜春卷的时候,春已经一头扎进了这座城市里了。

一大早,迎着朝阳,就有许多勤快的身影忙碌于郊区田埂旁、溪水边,抖掉初春的泥土,将一颗颗翠色欲滴的荠菜挖起洗净,趁着新鲜把春的气息送到城里的餐桌上。

当我们享用这酥脆香甜,芳香四溢,裹着初春野味儿的荠菜春卷时,家门口的一家福建小吃店也拉开了紧闭了半个正月的卷帘门。从此,这店里的炉火将从早忙到晚,为了社区居民们的口腹,“摇曳”一整年。

来自遥远泉州的这对夫妇在开年的第一天,总会打出“新春开业半价”的招牌,这也算是给街坊四邻、新老顾客拜个晚年吧。

常年在繁荣路口揽活儿的三轮车老大爷,抖落了穿了一个寒冬的军绿色大衣,开始紧紧握着车把,使劲踩着脚蹬子,用“铃铃铃铃”的车铃声,给这座城市报春,又开始了新一年走街串巷的活计。

他常笑着说,春天来了,大家开始走动得勤了,我的生意也更好了!我常常光顾他的生意,并时常仰视他,不仅因为他用这辆破旧但干净的三轮车,供了两个博士生,还在于他如春花般灿烂的乐观笑容。

街道中分带的地皮草刚冒出绿芽,绿植也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绿衣。经过一个冬天雨雪冰冻的淬炼,两边的两波护栏迎着春风,重新精神抖擞,挺得笔直。街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穿黄马甲的市政环卫工人师傅们一如既往地地辛勤着。

河边的柳叶发芽抽条仿佛就在一瞬间,掩藏其间的一家旧书店又上了一批“新书”,我是看到友人发朋友圈才得知这个消息的。她说,正好利用正月假期,到处搜罗了一批关于诗词歌赋的旧书,成色还不错。对此,我兴趣盎然!当我一股脑儿地拿了6本时,她却只肯卖我2本,美其名曰“限购”。

我不解。她说:“一人独享不是春啊。”我知道,她是还要留些给其他热爱淘旧书的新朋旧友。

我和她闲聊:“今年,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?”

她不假思索地说:“明年开春,我们再见!”

我们会心地相视一笑。这家旧书店经营了20多年了,一直处于亏损边缘,而周边卖教辅和地摊书的却往往有丰厚的盈利。

很多人劝友人改行,她却选择了坚守。她说,她希望用自己的微弱之光,为这座城市保留一些书香的味!

我时常在想,无论是田间农夫,小吃店老板,蹬三轮的大爷,还是环卫工人,书店友人,他们都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希望,就如同这初春,是四季的希望,大地的希望一样。

清《陈检讨集》记载:“立春日啖春饼,谓之‘咬春’”。好一个“咬”字,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动作,却动感十足,透露着“春”的那么一股子韧性,一股子劲儿,所以,“咬春”之后,春不犯困。

万物复苏,生机盎然,都动起来,忙起来,有希望,才是一团春意思。